

史清祿著

卷

年

第一部【下】

NIANJUN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史清禄著

NIANJUN

卷

年

第一部【下】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擒军.第1部/史清禄著—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
2007

ISBN 978 - 7 - 208 - 07006 - 6

I. 擒... II. 史... III. 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55270 号

责任编辑 许仲毅

封面设计 姜 明

美术编辑 杨德鸿

擒军(第一部)

史清禄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20×1000 1/16 印张 56.75 插页 7 字数 974,000

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3,250

ISBN 978 - 7 - 208 - 07006 - 6/I·415

定价 78.00 元

(全二册)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第 一 回 | 道光帝阳寿已尽 | 皇四子承谕登基/001 |
| 第 二 回 | 孙立阶霸道遭打 | 龚得树仗义中枪/005 |
| 第 三 回 | 三男汉几分醉意 | 二女子神秘行迹/016 |
| 第 四 回 | 刘天福助威出手 | 王照琼碰硬惊心/019 |
| 第 五 回 | 登门客女扮男装 | 赵管家夜送润笔/024 |
| 第 六 回 | 王照琼解俘亳州 | 张敏行救人毁桥/030 |
| 第 七 回 | 苗沛霖碰跌花瓶 | 张乐行赔偿古董/033 |
| 第 八 回 | 巡抚告示平盐价 | 众人聆听天道理/041 |
| 第 九 回 | 张乐行赈济饥民 | 刘天福犯错污女/053 |
| 第 十 回 | 牛庚聚筵议马队 | 孙椿函札邀联盟/066 |
| 第 十 一 回 | 孙知州恃强举兵 | 白师爷占卜献谋/070 |
| 第 十 二 回 | 亳州兵泥泽失陷 | 洪沟湾火海云天/073 |
| 第 十 三 回 | 刘永敬傲慢挑战 | 苗沛霖忿恨燃炮/076 |
| 第 十 四 回 | 蒋巡抚鼓荡平捻 | 徐统领锦囊多计/089 |
| 第 十 五 回 | 西阳集斗酒争强 | 半土坡开仗大打/092 |
| 第 十 六 回 | 战场刀锋寒月色 | 备战会议闻母亡/102 |
| 第 十 七 回 | 刘饿狼弄巧脱身 | 芦老照蛮干立功/109 |
| 第 十 八 回 | 田云山出行惹祸 | 郭光定哭庙得福/114 |
| 第 十 九 回 | 纤船夫革命偷生 | 湖团汉覆巢逃亡/118 |
| 第 二 十 回 | 咸丰帝情怀汉女 | 曾国藩据实陈谏/126 |
| 第 二 十 一 回 | 司事讹诈苦力钱 | 任乾举义盐码头/130 |
| 第 二 十 二 回 | 苗沛霖盗窃银两 | 红胡子丧良杀戮/134 |
| 第 二 十 三 回 | 龚军师指迷轻重 | 两少年醒悟地天/146 |
| 第 二 十 四 回 | 北冢山任柱悍反 | 小任庄好汉结拜/154 |

- 第二十五回 宋维屏异想擒天 吴三麻快枪落鸟/162
- 第二十六回 李昭寿落魄发誓 张乐行潜身掠库/169
- 第二十七回 知县丢军火惊慌 奸细断舌头撞墙/179
- 第二十八回 老牛会觥筹交错 大槐树独具只眼/183
- 第二十九回 刘饿狼借兵击敌 老牛会得助退兵/186
- 第三十回 十八汉牢房雌伏 五旗捻会馆结盟/192
- 第三十一回 破永城牛庚遭戮 闾县库金标冒功/200
- 第三十二回 陆三元献马愧疚 李南华押车汗颜/210
- 第三十三回 李鹤章少壮高昂 周天爵老谋深算/218
- 第三十四回 太平军势如破竹 安庆城土崩瓦解/224
- 第三十五回 咸丰怜悯赛尚阿 僧王举荐曾国藩/229
- 第三十六回 磨盘村修圩筑寨 高公庙举火鸣枪/233
- 第三十七回 周天爵深算招安 张乐行薄宴相待/240
- 第三十八回 张乐行推心问计 龚得树置腹献策/260
- 第三十九回 李鸿章热笔撰书 吕贤基燃香占卜/268
- 第四十回 京高官走马回籍 捻好汉亮相社戏/277
- 第四十一回 顺天军洗礼振威 众京官蒙尘倒栽/291
- 第四十二回 老佣一纸戏知县 圣兵四路战兵勇/300
- 第四十三回 罗泽南始创湘勇 曾国藩挂帅团练/310
- 第四十四回 刘洪立轻心落险 张乐行重义起戈/315
- 第四十五回 苗沛霖上书碰鼻 张乐行下访解难/328
- 第四十六回 夏金书父子被戮 李鸿章兄弟遭败/339
- 第四十七回 知府金光筋手毒 班头郭光定心善/351
- 第四十八回 周天爵谋计设诛 张乐行克敌回师/366
- 第四十九回 天欲飞霜练勇刀 云将作雨圣兵血/374
- 第五十回 周天爵沙场点兵 李鸿章城郊决战/379
- 第五十一回 林丞相兵临蒙城 宋知县悬梁尽忠/388
- 第五十二回 圣兵雉河集访主 捻子张老家待客/397
- 第五十三回 三尺剑近赠真情 六千银远送假意/404
- 第五十四回 古地道兵民一心 亳州城叔侄二意/411
- 第五十五回 张凤山额头中弹 刘成忠屁股挨枪/418

- 第五十六回 陈玉成智取舒城 吕贤基沉身池塘/424
- 第五十七回 罗绍光白昼埋伏 李鸿章黑夜偷袭/435
- 第五十八回 龚得树诡秘备礼 周天爵终老官场/443
- 第五十九回 刘瀛阶网络八方 刘洪立活受千刀/449
- 第六十回 胡元炜献城升官 江忠源沉水悬尸/462
- 第六十一回 咸丰赠僧王宝刀 圣兵熬北方冬天/474
- 第六十二回 马昌台辱刘三姑 张元隆助罗春妹/481
- 第六十三回 天国招揽擒首领 联军驱逐知府兵/489
- 第六十四回 刘知县授计擒首 陆师爷上门说项/497
- 第六十五回 救饥童装神弄鬼 赌输赢死无完尸/506
- 第六十六回 员外郎捐银十万 曾国藩降官二级/514
- 第六十七回 张禹爵喜获铜人 苏添福怒惩鸨婆/519
- 第六十八回 联庄会救险搬兵 东兴集血戮逃亡/532
- 第六十九回 苏老天螳螂捕蝉 祝委员黄雀在后/539
- 第七十回 晴对雨众人上房 炮对枪举旗复仇/549
- 第七十一回 四路捻势如破竹 三圩寨各使战术/561
- 第七十二回 祝垵会哨三万勇 添福伤亡二千擒/574
- 第七十三回 张家店噩梦初醒 肖知州新官上任/589
- 第七十四回 罗春妹哭说援兵 苗沛霖笑谈新军/597
- 第七十五回 袁甲三坐堂审案 袁尘文隔窗偷听/612
- 第七十六回 称王好似初相识 迎送犹如拂微尘/619
- 第七十七回 联庄会孤掌难鸣 十八铺众志成城/632
- 第七十八回 山里人敬赠野参 罗绍光诚学书法/645
- 第七十九回 福济邀请李鸿章 督抚议论袁甲三/649
- 第八十回 占昭关假圣兵笑 夺含山李鸿章哭/661
- 第八十一回 一石双鸟官拜计 二官临门报恩人/670
- 第八十二回 评天国开考文武 拜义父求助北行/676
- 第八十三回 驯马人伯乐在世 李士钰凤雏显身/683
- 第八十四回 张禹爵逮废足人 陈思伯说扫北事/694
- 第八十五回 咸丰帝喜报红旗 林凤祥受审凛然/713
- 第八十六回 张禹爵围壕送饭 僧王爷开河水淹/719

- 第八十七回 昭寿绑架李素贞 文祥暗杀马超江/727
- 第八十八回 紫花信醒糊涂人 忠义宴成生死场/742
- 第八十九回 曾国藩奖授宝刀 陈玉成火烧水师/750
- 第九十回 袁尘文绝望悬梁 袁甲三褫职回京/763
- 第九十一回 老乐起誓折烟杆 捻子开班学文武/769
- 第九十二回 李士钰舌善游说 李四一粪便退敌/781
- 第九十三回 皇帝赐宴勤政殿 巡抚奏折黄河灾/789
- 第九十四回 西怀王中炮落马 日竹娃挨枪丢命/793
- 第九十五回 郑景华畅谈形势 张乐行制定条例/799
- 第九十六回 山西会馆聚五旗 共襄义举饮血酒/806
- 第九十七回 咸丰坐殿听陈奏 僧王驱马下刑部/817
- 第九十八回 刘铭传守株四房 李鸿章择势三山/822
- 第九十九回 一县之尊黔驴技 三千练勇鼯鼠胆/829
- 第一〇〇回 张乐行布局攻防 李鸿章飞书劝降/841
- 第一〇一回 龚得树泥台诱敌 达凌阿马兵覆灭/846
- 第一〇二回 补天侯撞桌丢命 太史官夺城揽功/854
- 第一〇三回 攻王楼巡抚挂帅 出援手军师领兵/863
- 第一〇四回 武隆额兵进中路 张乐行弃守雒河/869
- 第一〇五回 麻种集征袍悲歌 夏邑城高台欢唱/878
- 后记/889
- 主要参考文献/893

第五十八回 龚得树诡秘备礼

周天爵终老官场

秋天本该是丰收有余的季节,却因为又一个歉年使得众多自家无田,靠出卖劳力换吃食的农耕佃户饿瘪了肚皮。饿瘪了肚皮的穷百姓,等死不如寻死地凭借太平军扫北部队的余威,挑明了旗号跟官家顶头对着干。一时间,出现了“石榴开花赛火红”的局面。

雒河集前街文庙蒙馆几乎成了张老家捻子放赈的慈善场,逢五逢十,照壁前便架上柴火架,支起两口大铁锅,热乎乎的豆腐渣稀粥在锅里咕嘟嘟地冒着香味。四面八方赶来的小胆量不敢闹事或上年岁闹不了事的饥饿百姓,为添上一勺豆腐渣小米稀粥排着长长的队。照壁上写满饥民发自肺腑的好得不能再好的赞扬话语,有把张乐行、张敏行誉为“活菩萨”的,有把张老家捻子誉为“真正天兵天将”的,还有“太阳出来红扑扑,老乐是个好旗主”的……

在雒河集后街,原来的牛记人市行芦席棚拆除得全无踪影。紧邻涡河的临河木楼,高高的顶端插着一面大黄旗,旗上“保卫雒河集”五个醒目大黑字。这儿已经是张老家捻子在雒河集的一个“蹲点”。

临河木楼的第二层,横搁一张乌木大桌,围有十几把乌木靠背椅子,这里改成了捻子首领开会会场。西墙摆了两个湘妃竹的大书架,上面整整齐齐地码着一套一套的线装书。书架和线装书原本是木楼人市行大管家赵三拿收藏室的藏品,现在跟了新主人。

“怪不得我一进门,就叫我喝‘韬晦茶’。时事艰难,惟怀韬光养晦才能正人正己!”张乐士拖着念书腔说,“我昨天夜里做梦也在想,这淮北就像一只巨型的玉环,半环翠绿,彼站其上;半环朱红,此站其上,彼此双方唇刀舌剑,请你前去判断是非。你该站在何处,才不至于偏袒任何一方?显然,绿半环上,红半环上都站不得,因为

那里是他们的立场。你必须找一处中立区,不挨误刀,不中误箭,又有利于掌握战局。这个好位置应该像门扉的枢轴那样,可以来来回旋无碍,不被客人的急掌拍开,也不被主人的飞腿踢闭。这个好位置就是环中,别无选择……就是张老家。张老家可以站任何一方立场,悬浮在圆环中央的虚空里,看清四面八方,便能对付一切问题了。”

“哎呀呀,我的张师爷,这就是‘韬光养晦’嘛!”张乐行倾慕他的才学,脸上欣喜,“我说从弟,妙言,妙言啊!我脑子里就这么想来,但一直说不出个正规道道,今天,被你一说就说得严丝无缝隙啦!”

张敏行击掌道:“我说,你当师爷的有这番妙言,咋藏着不早说出来,今天才说呀?”

张乐士心头微醺,捻须微微颌首:“嘿嘿,‘妙言’不敢当,为弟的只是一番肺腑之言,并未注意到其余小节。”

“张师爷才高八斗,学富五车,不对,是学富九车!我张老乐这话没有恭维错吧?”见众人点头,张乐行转朝张乐士一本正经地说,“张师爷方才说的这些,烦你费神劳力替我写下来,一个字不差,我要好好学一学。”

444

擒 军

“谁‘一个字不差’这么厉害……”龚得树正上楼来。

张乐行问龚得树:“郑五爷和双老汉呢,没一道回来?”

“双老汉上苗安庄苗沛霖那里回来过,又说去找刘洪立,估摸明天或后天回来吧。郑五爷和李士铨是同窗,碰上面就像小孩你打我一下,我打你一下,说是要住些日子。”龚得树端起茶碗,呷一口茶水,初入口觉得有些涩苦,回味却甘甜,“唔,今天茶两样……”

张乐行说:“今天的茶叫‘韬晦茶’。”

龚得树憋不住地朝张乐行笑:“你可知道李士铨问过我一句什么话?”

张乐行疑惑:“啥话?”

龚得树说:“李贡生问我,‘老乐近些日子是否躲屋里读黄老庄子,喝韬晦茶?’”

张敏行击掌道:“李贡生这一番问话,与方才张师爷说话一个萝卜一个坑,丝毫不差哩!”

张乐行展眉宇:“英雄所见略同啊!龚先生,你咋回他?”

龚得树说:“我念了段圣人子曰‘人之生也柔弱,其死也坚强;草木之生也柔脆,其死也枯槁。’李贡生接了下面半段说,‘天下万事万物,归根结底,莫不是以柔制刚。’”

“难怪老子庄子出在涡河，”张敏行说，“大趟主是把武戏唱成文戏，喝涡河水泡茶也喝出味来了。”

“二哥比喻得对头！”龚得树笑过，对张乐士说，“周天爵那头有啥要紧的事吗？”

“蒙城新知县刘瀛阶这些天一直围着周天爵转匝，嘀咕得稠密，还有刘瀛阶的师爷陆型……”张乐士转朝张敏行，“陆型是蒙城小涧口人，你可知晓情况吗？”

张敏行寻思着说：“听说是个新出贡的，在雉河集上有亲戚，这事我再打听打听。”

龚得树欠身子朝张乐士说：“周天爵是相中你张师爷与大趟主这层关系，左一趟叫你带信，右一趟叫你捎话……”

“是的，我明天还得赶回王市集。”张乐士摇摇头，“咋向周天爵回话，心里还没个谱谱呢。”

龚得树往自个儿大腿上砸一拳，诡秘地对张敏行、张乐行说：“二哥、三哥，你们不是说有一件礼物要想送给周天爵吗？我龚瞎子已经准备下了。你们看是不是烦请张师爷明天捎过去？”

张敏行、张乐行见龚得树朝他们眨眼睛，一个犹豫，一个摸迷。

虽说摸迷，但张乐行还是信任地顺水推舟：“既然已经准备了礼物，那就麻烦张师爷捎上。”

张乐士觉得奇怪：“啥好东西？”

“秋天的棉桃，包他周天爵笑得合不拢嘴！”龚得树不露底细地笑嘻嘻，“我得寻个装礼物的漂亮锦匣……”

颍州王市集有个日子主叫周崇光，论辈分是周天爵的族弟。周崇光的府第壮观：一道圩寨墙两人多高，四角立有岗楼，架有大口径火炮；圩寨墙严严实实地围住了府内几十间楼房。大门上方悬有金边蓝底“孝廉第”横匾，门旁两个高大威武的石狮子，都显示出主人的特殊地位。两个石狮子头上扎着红绸缎，知道底细的人明白，那是有意遮盖被人用抹不掉的洋漆写的辱骂周府的字。与往日里一样，周府进进出出的人总是昂首挺胸，仿佛整个颍州的幸福和机运都钟萃于这墙里的世界。

周天爵住在周府已经有不少日子了，并在这里上书咸丰皇帝，要求准许自个儿“告老还乡养天年”，就等着奏折批复，动身回山东东阿老家。周天爵住处是带有一年四季不败的月季点缀翠绿的大宅院。

这三间屋子并不曾隔断，当地放着一张花梨乌木大案，案上堆着各种名人字帖，并有数十方宝砚，各色笔筒；笔筒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；案左边摆设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，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球似的白菊。案右边摆设着半人高的大铜鼎。周天爵端坐在案首，与隔案在座的新任蒙城知县刘瀛阶和宿州知州郭士亨正说话。

“次锦，你是做事周全的人，新任蒙城正印可知当务之急么？”周天爵脸色憔悴，说话也没有过去那种快刀斩乱麻的样子，显得底气十二分的不足，老态模样。

刘瀛阶向一旁的郭士亨笑笑，跟周天爵装糊涂说道：“老师，做学生的真说不上来了，愿聆听老师教诲。”

周天爵沉思半晌，方说：“粮、银为上，若无此二物，又能奢望什么呢？此乃老夫肺腑之言啊！”

“老师……”刘瀛阶慌忙起身，朝周天爵躬腰示礼，“学生听说袁甲三大人在怀远涂山禹帝行祠⁽¹⁾砸碎了大禹金钟，说是充当练勇薪饷，引起当地一片喧哗。”

一句话引起了周天爵感慨：“兵事无及时供给是头等攸关之重。袁甲三行事虽说过火了些，但也有他的难为处。总起来说，他帮办军务还是十分尽心尽力的。”周天爵面容愁戚地接着唏嘘不已，“老夫招抚张乐行那几铺捻党，本已为官府所用，也干得有声有色，唉，天下本无难事，只看有银无银啊！”

“天下本无难事，只看有银无银’……”刘瀛阶回味过意思来，“扑哧”一声笑，“恰当，恰当呀！”

“次锦，你是新官初步，往后得跟郭知州学着点儿。”

“老师所言极是，”刘瀛阶起身朝郭士亨作揖，“全仰仗郭太爷扶持！”

“哪里话，哪里话。”郭士亨满面笑容，起身回敬。

刘瀛阶想起什么：“老师，捻子练勇出走，外界传言是寿州金知府要用毒牛肉毒死他们……”说着，见周天爵疲惫地点头，便赶紧换言说道，“张乐行在雒河集亮出‘保卫雒河集’旗号，这说明捻子练勇在老师调教下还能识大体、知好孬，没落南蛮长毛邪教圈，还算是好事。”

“非也，次锦你是有所不知。”周天爵摆摆手，“雒河集系蒙城所辖，务必密切注视张老家捻党动向，将来安徽有闹大乱者，必系张乐行开以往之先例！”

周天爵的幕僚何思欣急步进来，也没向刘瀛阶、郭士亨示礼，直接向周天爵说：“照周大人的意思，不才已笔录眼线所报，请大人过目。”说着，呈上手里的几张纸。

周天爵觉得眼睛有些蒙眬，摆摆手说：“何师爷，你就简单扼要。”

何思欣知道周天爵这些天身体越发不如从前，眼睛、耳朵也不太好使了，深以为憾，于是大小事都帮着亲自操劳。他真担忧这个钦差大人会不会残烛燃尽，烛花“啪”地一爆，烛光陡然熄灭……他怕周天爵听不清楚话，欠身去说：“随南蛮长毛进入河南境界闹乱的除有刘学渊、刘玉渊、苏添福、朱洪占几铺捻子外，还有原行营捻子练勇冯金标、张凤山、李月，其中张凤山在宋家集战场毙命。”

“好哇，总算死了一个！”周天爵脸上浮起一丝高兴，却仍不免忧心忡忡，“何师爷，你别瞒老夫，真没有张乐行参与么？”

“这……张乐行出了一百骑捻帮阵，随苏添福听调。不过，这事好像河南陆巡抚还不知底细，要不然早就上奏，把皖省行营贬得不知深浅了。另外，听说南蛮长毛北上上是向张乐行故意借道雒河集，但此事无法证实。”

“上上下下都知晓老夫招抚张乐行，官顶子也奖授了他，”周天爵苍白脸儿吞吞吐吐，“在座诸位都不是外人，老夫有一事相求，‘张乐行出一百骑捻帮阵’都别慌着往外说……吃馍还会咬着嘴唇皮，权当无此事啊！”

“遵命！”三个人虽说异口同声，但郭士亨却心里嘀咕：表面粉饰太平，真是老滑头！

“可恶张乐行！为，为何老天爷不叫毒死呀……”周天爵失态地大吼一声，顿觉一阵眩晕，软在太师椅子里。

“老爷，躺榻上歇息吧？”一直站在周天爵身后的亲随周仙农赶紧来侍候。

守在门口站班的是个大高个，进里单腿下跪向周天爵禀报：“周大人，宿州张乐士求见。”

“又，又不是外人……”周天爵直起腰来。

张乐士穿了身长蓝袍，脚登圆口布鞋，双手捧了个锦匣，因腾不出手无法抱拳拱手礼，便朝众人一个劲躬身，嘴里迭声儿道：“何师爷、刘太爷、郭太爷……”

周天爵满脸错愕，说话声音也不连续：“老夫……拜托……准定有进展……啦？”

“张乐行表示与南蛮长毛势不两立，已经在张老家挂起行营团练旗帜，决心保卫雒河集。”张乐士双手捧上锦匣，“这一盒棉花图⁽²⁾是张乐行特意让不才带来孝敬……”

“保卫省会庐州那是立大功建大勋的好时机，好孬要比保卫一个小小雒河集……”周天爵颤手解开扎锦匣的绸带子，冷不丁见到锦匣里的盛物是一只牛

耳朵,上面还用牛血写一个“毒”字,他“哇……”口吐鲜血,然后缓缓地歪了脖子。

(1) 禹帝行祠——又名“大禹祠庙”。在怀远县涂山南五里的禹墟,亦称“禹会村”、“禹冈”。今祠已毁。宋苏轼《濠州七绝·涂山》诗:“樵苏已入黄熊庙,乌鹊犹朝禹会村。”即指此。

(2) 棉花图——即胡开文徽墨“棉花图”;棉花图墨模以写实的手法,从棉籽播种、灌溉、耘畦、摘尖、采棉、日晒、轧核、弹花,以至纺线、上机、织布,表现了劳动人民植棉织布的全过程,无不各尽其妙,望之生动入神。堪称清代最佳墨模。

第五十九回 刘瀛阶网络八方

刘洪立活受千刀

安徽督办团练钦差大臣周天爵去世，并没有影响蒙城新上任知县刘瀛阶的情绪。新官上任三把火，他心中酝酿大计划，要把他的辖地整治得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。为此，他请蒙城一些大户、士绅前来开会，并希望他们助一臂之力。刘瀛阶没拿大架子摆一县之尊，与七八个被邀请来的脸面人物，围坐在两张乌木八仙桌旁。

“新年大节将至，本县也没有让诸位贤能消停。”刘瀛阶略微拱手后，接着往下说，“为政之要，千丝万缕，矢纲必在得人。今天请诸位贤能前来，意在商议如何解决捻匪闹乱之事，为蒙城父老分忧，有何高见，尽可直言不讳；是帮本县大忙，更是帮你们自家。”

捻子闹乱不是一二年的事了，这是个老问题。众人你觑我，我觑你，有的眉头还紧锁着。他们中间多数是已经熟视无睹的。要是老天爷没有一个紧一个大歉年，闹乱可能要减轻些吧？如果朝廷不大把大把赔外国洋人银子，穷日子不会雪上加霜吧？如果没有南蛮长毛造大反北上，捻子也许没有这样大胆吧？

“怎么样，诸位贤能有无要说的吗？”刘瀛阶身子萎了萎，漠然地打量了对面的精瘦小老头一眼，怎么看怎么眼里不舒适，“方贤能请赐教一二可好呀？”

“县父母，依小民看，要剿捻匪，首先要了解捻乱，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。上月‘四大天王’劫掠田庄，小民是亲眼所见……”

刘瀛阶眼珠子麻眨，打断说：“‘四大天王’不是遭袁甲三大人问逮了么，如何又出得‘四大天王’来？”

“‘四大天王’里只逮杀了马和尚、陆老凤和江邦威三个，还剩下武大僧，现在刘洪立又参加进去了。他们仍旧亮‘四大天王’旗号，比过去还厉害，听说武大僧、武

二僧都听刘洪立指使。”

“刘洪立、武大僧跟南蛮长毛掺和一块攻打蒙城……”

“甭说南蛮长毛攻打蒙城，就是攻打安庆那时，也有武大僧、武二僧一群乌合充当帮手！”

众人纷纷唏嘘，话稠密起来。就觉得呜呜啦啦听不清楚，刘瀛阶站起身子，摆摆手；众人立马静了。

“蒙城境地捻党以为官府软弱可欺，因而猖獗。我等人可不敢有丝毫差池啊！如若不过于严厉，不剿灭平息下去，老百姓将更加畏惧不是？为此，本县为晓谕各乡里，决计发动民众以初始基石，从根本抑挫捻匪灾乱。”刘瀛阶说着，向身边的幕僚陆型说，“静谷，你将《告谕》给在座诸位贤能念一下。”

“好的。”陆型拿起早准备好的《告谕》，念得有声有色：

告谕各里团练。为晓谕各里自行团练义勇，以保乡间事：照得为政首在养民，修文亦宜并武。县境连界亳寿郡，屡被捻匪滋扰，盖欺我小民之懦弱，莫敢撓锋；城内难有兵役，及至被害村庄往返呈报追捕，而该匪早已远扬，亦竟无如伊何。兹本县为资招募练勇四百名，又延致教武师傅七人，训练拳棒，以备有警出捕。惟县境幅员辽阔，倘该捻匪纷至沓来，必至顾此失彼；是官之团练兵役，不若民之团练义勇可保乡间也。本县现在已令在城尚义里各就村庄之相亲相近者，或五六庄为一牌，或十庄为一牌，自行团练，该庄民莫不欣然业从，业经取有该里所练各牌义勇花名册在案合：合行出示晓谕。为此，示仰各里军民等知悉：自示之后尔等三十五里务须遵照在城尚义里团练章程，各就相亲近村庄，自行约会，分牌团练，勿心存畛域。如此，各里分牌团练，则一牌之众即不啻一旅之师；一里告警，齐出抵御，而捻匪之来可无虑矣。此非但不失守望之义，且有和睦姻之风。将见夜不闭户，鸡犬无警，各安耕凿之天，共享太平之福。该民人勉力遵行，本县有厚望焉。切切！

听完《告谕》，大日子主捐纳中书衔的张虎文只觉得胸中热血沸腾，起身说：“大家伙看看，县父母提携我们小民来开会，不讲究尊卑上下，不恃才自傲，跟我们这些小民图划灭捻决策，单凭这一点，就非常英明！非常得当啊！我张虎文自个儿无能，也愿意拿出钱粮，重新帮助县衙门建一支正规练勇队伍！”

“感谢了！本县有劳诸位贤能了！”刘瀛阶笑容可掬地缓缓说道，“皖省捻匪闹事是出了名的，棘手难治十几年来都没能平息……本县考虑这些天，觉得惟独可行‘软硬兼施，双管齐下’！所谓‘硬’，便是明面上大张旗鼓重树官团、民团威武！待会儿还请诸位贤能各取一份《习武团练告谕》，回去抄写张贴。所谓‘软’，本县之意，诸位贤能回去，在各村庄暗地里要多设耳目，昼夜注意捻首踪迹，一旦官府依据通报问逮到案，除奖励银粮之外，定当保举功名！”

“县父母，小民无他能耐，当个耳目在暗处观察还行，嘿嘿，上回本庄贾富户爬灰儿媳妇，就是小民暗地里盯紧了才发现的……”

师爷陆型憋不住，霜脸呵斥：“呆话！县太爷现在是召集开会，你胡说啥事？”

“静谷……”知县刘瀛阶抬手制止他，变出一个诡秘笑脸，“本县说过的，各尽其才，有何高见，尽可以直言不讳。哦，我朝保甲法规定：十户为牌，设一牌长；十牌为甲，设一甲长；十甲为保，设一保长。本县根据蒙城辖地特点，修改将村庄周围十里为一团，设一个团长；五个村庄联合起来，设一个乡正。这样易管理，效果更好些。嗯，在座贤能都是团长、乡正人选……”

蒙城往南略偏北二十里有个叫板桥集的地方。

板桥集紧挨北淝河有处五十来户人家的小方庄。

小方庄西头有一座水洗庵，庵里有一师一徒。七年前，打山东来了个年长的清水师傅，见小方庄这里风水好，便化缘在此立庵。说是化缘，其实是小方庄日子主方玉溢一力资助。方玉溢并不是佛门信徒，毫无向善之心，资建一座尼庵是想遮掩自个儿盘剥苛刻的恶心，伪装成善人罢了。水洗庵有了香火，赢得一些乡民口碑，方玉溢倒也为此逃过几次捻子想要吃他大户。

眼瞅新年大节又要到了，水洗庵的房梁遭虫灾时都没塌顶，却被一夜积雪压塌了。清水师傅认定这是佛界轮回大灾难，扔下徒弟云心自顾还俗远走。徒弟云心哭着上门来求，方玉溢把个斜眼瞟向十六岁的她身上打量了又打量，拍胸脯一口应诺：“过了大年老爷我就重新盖庵顶。这些天你就在家里呆，给你一间房，你还吃你的斋饭，绝你的尘缘。”

方玉溢有个儿子是痴呆，家里养了一个童养媳，这时也有十六岁，还没有与痴呆少爷圆过房。方玉溢收拾了一间空房，铺了新被子给云心住。云心虽说随着师傅长伴青灯，念佛诵经，断绝六根，却也时常由善男信女嘴里入耳一些市井佚闻。她见方玉溢拿眼看自个儿时不怀好意，便也动了歪歪脑筋，找了方家童养媳小根

娣,与她说定晚上换房间住;小根娣起先不肯,后来听云心说盖新被子睡不着觉,而她长这么大一直盖破麻布片,还从没睡过新被子,便高兴答应了。

方玉溢强抑躁动挨到三更天,看看老婆睡得烂死,蹑手蹑脚往云心的房间来。他本存了用心的,将门闩抹过油,使铁片挑门闩时,没发一丝响声;悄无声息摸进房里,出其不意堵塞住睡新被窝的“云心”嘴……

天亮了。不宽的淝水河水面上,漂浮着几只赶早起鱼的平底小舟;大冷的天,本该睡得晚些的渔户,因为要赶新年大节的好时辰做点买卖,于是不得不早起忙上了手。

“雨哥,雨哥!你过来……”河岸边有人哭腔喊。

“哟,是小根娣呀!我鱼还没上网,你的东家就叫你来催啦?”一只平底舟划过来;划舟的是个二十岁模样的年轻人。

“雨哥,你上来,我,我有急事跟你说!”小根娣边说边抹眼。

“啥事?”雨哥名叫“雨生”,因为时常将打的鱼往庄子里送,卖给方玉溢,也就时常见着小根娣的面,暗下里两人好上了。雨生将小舟边靠岸边问,“是东家叫你来拿鱼?”

“东家,他坏……呜……”小根娣没说清什么事情,反倒泪脸哭上了。

雨生见状,跳上岸,将小舟拴了,近前来帮她拭眼泪,问她:“到底咋啦?是呆小子欺负你啦?”

“不是呆小子,是,呜……”

“你好好说,不是呆小子,那是咋回事呀?”雨生拉了她坐下,“就快过大年了,你可不许哭鼻子。我呀,明天往庄里送鱼,给你捎一双新鞋,送你。”

听说送新鞋的话,小根娣愈来愈伤心:“呜……哇……”

雨生一把抱她在怀里:“我也不管旁人看见看不见,你不说清楚我就不舍手,要多久就多久!”

“雨哥,要是我身子已经那样了……你还喜欢……不喜欢我?”大概是怕旁人看见,小根娣边说边推开他。

“你,身子哪样……”雨生一下子站起来,“咋着,是东家老爷在你身上干那个……”

“嗯,呜……”窗户纸捅破了,小根娣哭成泪人儿。

“是昨晚上的事吗?”雨生问话嗓门都变了调。

“嗯,昨晚我睡熟的时候……他……呜……”

“我日他一万辈老祖宗!”雨生吼着,跳上小舟,抄上一柄磨得发亮的大铁钩,又